



我们的变化

前两天坐出租车,因为从台里正门走出来,司机师傅知道我是央视员工,一上来就和我说:“这次你们央视报道的风格变化很大,我们老百姓挺欢迎的。”我问他都发现了哪些变化,师傅想了一会,又说:“比如:主持人播这些灾难消息好几个哭的;救一个人,记者现场跟了几天几夜。这些,我们以前都没看到过。”

那么,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感觉到中国的新闻事

业正因为此次地震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概括地说,总结为一句话——新闻报道以人为本。记者报道、描述现场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报道经常大而化之,只是从宏观总体上来报伤亡数字,而现在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记住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谭千秋老师、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哺乳、敬礼小男孩……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这次对每一个生命的尊敬、对每一个人都不放弃的精神,促成了我们新闻人的改变。我每天播出的新闻中都有很大篇幅的新闻特写,里面都是一个细节、一个个故事。这些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到灾区同胞的现状。

赴灾区报道的记者们回来了,第一次迎接他们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住同事的手,看到他们眼

眸深处的坚定与执着,当然,还有疲惫。我们的首席记者任永蔚最后仍没随大部队回京,她打电话给领导:“主任,请允许我再停留几天,我有个‘唐山山’情结,我一定要等到唐山山堰塞湖泄洪成功后再撤。”一位男同事蓄起胡须“明志”,他说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是废墟中的小胳膊小手。我的一位好朋友脸上晒黑了皮,又黑又瘦。很难想象,她从前脸上长个痘都是天大的事,就在一个月前,她和我谈的最多的就是护肤经验这些女孩子最关心的话题。而现在,她不再关心自己的容颜,因为在生命面前,这些要求都太奢侈了。他们变得沉默,看到了灾区百废待兴的场面,觉得享受就是一种罪过。心理学家说,其实,记者也需要心理干预。

这次很多观众对于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感触最深的,

些放肆,就成就娇蕊这个完美的角色。迄今为止,我认为这是陈冲最好的角色。

近几年,作为中年女演员,陈冲是很多华人导演十分偏爱的演员,她的表演细腻,有爆发力,又有相当的国际知名度。于是我们在《茉莉花开》《向日葵》《太阳照常升起》《色·戒》等影片中频繁看到她。这中间,最贴合她的就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那个“整天湿漉漉”的女医生。这是一个被夸张得有点变形的人物,那种生理性的癫狂被放大了,陈冲在表白的那段戏里,情绪十分饱满,很具喜剧特色,一气呵成,十分抢眼,使得这个角色成为《太阳照常升起》这部总体上失败的电影的一个值得褒奖的部分。

看了《意》,我发现陈冲终于在娇蕊之后又遇到了一个真正属于她的角色。本片的澳大利亚裔导演 Tony Ayres,以前不了解,查资料说,在《意》之前还拍过一部名叫《蜻蜓点水》的英语片。这部电影是 Tony Ayres 的自传体作品,在影片的片尾,用了人物原型、母亲玫瑰的照片。玫瑰是一个身世悲惨的女人,原是上海滩的夜总会歌手,后移居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到澳洲,她带着一儿一女,辗转在各个男人之间,多次为情自杀未遂,

鹤子的更爱鹤,只不过此爱并非彼爱,大家各行其道而已。

曾听人谈起,很多人说了一辈子“爱”,其实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往往是他们爱谁谁就倒霉:他们爱鸟,就把鸟装进笼子里;爱鱼,就把鱼从江河湖里捞出来扔进玻璃缸里;爱狗,就给狗脖子上拴上链子……而这样的爱,根本就不是爱——同样,照此来看,纯鹦鹉的那位大人的爱、焚琴煮鹤的爱,也就完全算不得爱了。因为,这种爱也无非是利用、索取,确实只能让被爱的那一方死于非命而已。

我这人爱琢磨,所以,也偷偷琢磨过怎样分辨这种足以致命的“爱”,后来发现,有一个关键词,往往可以作为判别的标志——“浑身是宝”。具体地说,如果某人说爱某种动物,因为这种动物浑身是宝。那就没错了——这位必定与那纯鹦鹉的大人师出同门。而一旦某种生物开始经常被称作“浑身是宝”,那这玩意儿也就离灭绝不远了。

很遗憾,似乎从很早开始,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老虎就“浑身是宝”了。于是,至少几千年来,就不断地与虎谋皮、谋骨、谋鞭了。因为据

还有我们新闻主播的变化,觉得我们主持人是“活生生的人”了!还记得前些年,有一次《新闻联播》主持人张宏民因为临时替班使得及换衣服,直接穿中山装出境,结果引起大家的纷纷猜测。这也反映出我们一直被观众视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只会严肃地照稿播音,没有感情色彩。不是的啊!让“新闻因人而生动”其实是我们很多主持人的信念。

灾难过去了,对亲人的思念还在、希望还在,我们新闻工作者的精神也将永在。只要我们付出真情实感,我们与同一片土地上的受众一起成长。

王端端:获央视“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优胜奖。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播《中国新闻》。



最终抛弃了尚未成年的儿女,上吊身亡。玫瑰这个人物身上带着混合着旧上海滩、香港市井以及海外华人等诸多身份的飘零气息,冲动、草率、情绪化,是一个十分危险、混乱、没有人生原则和道德准则的女人。

很巧合,陈冲的两个特别成功的角色,《红玫瑰白玫瑰》中的娇蕊和《意》中的玫瑰,都是花名,这跟陈冲的表演本质是贴切的,就像花一样,艳丽、娇媚、脆弱、不由自主。现在的陈冲,人到中年,在《意》中,特别凸现了花的凋残和不甘,相当传神。

喜欢陈冲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虽然她是那种身上带着毁灭味道的女人,但她的命似乎还不错。我所喜欢的陈冲就好像一个希望幸福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幸福但最终获得了幸福的女人,让人在一旁看了十分宽慰。

洁尘:女,作家,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十余部。

说,虎骨泡酒能治腰腿疼痛,虎鞭吃了令人威猛雄壮,此外,虎血、虎须、虎肉、虎胆、虎胃、虎胎、虎眼等均可入药,连虎皮都可以拿来装饰土匪的宝座。这样一解剖瓜分,好好的老虎也就没剩下什么了。到底老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用价值,我不是专家,不敢妄言,但基本上是不信的——我翻过一些《中医入门》之类的书,看过之后就一直觉得幸亏我们的那些老祖宗没有活到现在,否则,以他们丰富的联想能力,一定会让我们把千斤顶焊切成碎块儿慢火煎服好强筋健骨,拆了空调压缩机熬汤以炮火清热。

古人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同样,“浑身是宝”就是老虎的头等大罪,惨遭屠戮,死无全尸断子绝孙全是拜它所赐。太冤了。我有时候想,老虎要是会说人话,开口说的第一句一定是:那个孙子说我浑身是宝的?你全家才浑身是宝呢!张学友唱过“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如果用在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爱上,就真得反过来说——如果这都能算爱,那就实在是太悲哀了。

东东枪:专栏作家。专栏文字散见《新快报》《南都周刊》等报刊。



到处都在装修

同一层的邻居悄悄地搬走了。过了几天,搬来了新的邻居,少不了敲敲打打,一番装修;老岳母打来电话,说厨房的房顶这几天不知怎么一直渗水。赶过去一看,原来楼上也是来了新邻居,正进行水管改造;邻楼的垃圾桶边上不知从哪天起,每天开始堆一袋袋或大或小的碎砖、木屑,看样子也在装修。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这是诗人艾略特不朽长诗《荒原》中的名句。置身于四下叮叮当当的装修声中,我也写:“4月尽头装修的电锯声/是夏蝉的哥哥”。不过很快,我的灵感就变得有点“唯物”了——“钻头在隔壁咬墙/它为什么咬不动地震”……

何止“四月”,整个春夏两季,都是装修的好时光。甚至这种好时光,随着现在许多楼盘设定10月份交钥匙,会一直延续到春节前。装修公司每年除了春节前后的一个月,真正的淡季其实是很有有限的。楼市飞涨的岁月里,喜悦、好奇、厌烦……诸如此类的情绪,不过是一个个俗事轮回中的花絮。只是新近的汶川大地



他们是被弄大的一代

文章读得久了,对一些人的风格就有了印象,他们说啥都有一个“言必曰”。例如,把什么都纳入潜规则的,是吴思,老说国家美学、暴力美学的,是朱大可;言必曰后现代的,是张颐武,张老师现在改曰“中国梦”和“盛世”了;老说张爱玲的,是陈思和,老提诺贝尔的,是马悦然,老骂现代文学的,是顾彬;总说老舍的,是舒乙,总说80后的,是白桦。

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地盘,那是他们行走江湖的绰号,别人一般不擅自闯入。绰号不仅是武侠的专利。古代的诗人们得一佳句,就等于上了养老保险,从此有人称贺梅子、徐洞庭、崔黄叶、张三影,成为诗坛的佳话。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记载现代人,如朱美学,如吴规则,如顾垃圾,如白80,如汪读书,如张弄他,也都有一段段的文坛掌故。

如果把这个人文癖好转到欧洲杯,我们也能找到一些人物,不管球踢得如何,起码招牌响亮,在一群人里顾盼自雄,仿佛一堆母鸡里的公鸡。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有星味。

父亲不大懂球,也就是NBA就知道科比、中国队就知道米卢、世界杯只看决赛那种段位。但他认识马特拉齐。这次欧洲杯,每次有马特拉齐现身,父亲总要高呼一声,顶他!前年那场世界杯决赛对爸爸造成了刺激,到现在还没痊愈,马哥成了他唯一的足球宝贝。照父亲的意思,马特拉齐将因此而载入史册。于是,我们不妨尊称其为“马一顶”。

震,给人又平添了一点敏感。比方现在一听见有人砸墙,我就忍不住在想,那会不会破坏建筑物的抗震能力?而且有的还是老楼,住户搬去搬来,墙壁和地面一砸再砸,没有裂纹的老水泥早晚会“黄宏们”鼓捣出缝儿来。一套房子有过那么两三回装修的资历,它还能扛得住那“万一”的偶然吗?

再说这几年的新房子,其抗震度能否比得上唐山大地震之后那十年间盖出来的房子,我很怀疑。老岳母住的那套房子,往最近说也有二十年了,而且是因为楼上改水道,这才房顶渗水。我原来还住过一套新房,楼上没搞装修也能往下渗水!你说这质量能同日而语吗?还有今天的楼房越盖越高,有不少还是呈“板儿砖”造型的,那模样让我这样胆小的人每次看了都嘀咕。

想想十年前,装修自己平生第一次贷款买下的商品房时,各户人家对装修的审美,才刚刚从护墙板和房顶石膏线的风尚中,稍微解脱出来了一点儿(起码每家的大门框还是要包的),现在呢,环保装饰材料的大卖特卖,精装修的房子大卖特卖,也真算得上是一日千里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居住的房子可以彻底防震,而且哪怕十个黄宏装修时一起抡大锤,房子的坚固性也丝毫不损,那才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不过估计这只是个梦想。而在梦想实现前的漫长时段,人类最明智的做法:也就是在自家墙上尽量少钉几颗钢钉,少凿几个窟窿。

可是——忍得住吗?徐江:作家,著有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等。

在我的印象里,皮耶罗是一个悲剧人物,与中国队冲出亚洲一样,皮耶罗也有一个醒不来的梦。我每次都盼着他雄起,但他总是屡次,如此造化,如此弄人,只有一个绰号可赠与,叫做“皮软”。

托雷斯,那个横冲直撞的年轻人,没人给传球,靠抢也能玩单刀酷男,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托雷摩托”。那个轻盈得像蚊子一样的荷兰人,像风一样过人的年轻人,他应该有一个绰号叫“罗奔”。还有那个蝎子一样带球的伊布,那个无所畏也无所谓年轻人,越看越像传说中的“伊根筋”。

在我堆砌这些字的时候,中国队又输给了伊拉克,四年一遭的“小组游”结束了。不知道现场球迷怎么骂杜伊和谢亚龙的,也许早就“理屈词穷”了。在足球众生里,“金政委”名号响遍江湖,“朱克洋”成为一个黑色幽默,中国足球“泣无声”(戚务生)也成为一名号。这样一算来,倒是给好汉排座次。米卢堪称“米态度”、沈祥福,很好很听话,天生是个“祥子”;阿里汉,在他的任上,最光彩照人的时刻,是被孙大爷骂为饼才,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不妨名之为“阿里饼才”。谢亚龙呢,还是有诗才的,输给日本队时曾吟过“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让我以为他要辞职,结果被他骗了感情。这样的谢,只能叫做“谢君子”。

在这个年头,小资是许知远的地盘,一提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就是说许知远。现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是蒿俊闵们韩鹏们杜震宇们。他们的前辈,虽然也是木牛流马,但还常拿出“97一代”“国安一代”“申花一代”“太阳神”一代来唬人。但这些孩子们,他们算什么一代呢?他们连唬人都不会了,他们是被“弄”掉的一代。

潘采夫:现居北京。生于农村,长在小城,学在省城,现在京城摆摊卖报。毕业八年,正从事第八个工作。



跟孔方兄掰手腕

台湾女模孟广美,最近哀怨地说被男友骗光积蓄。对这个女人我一向没有好感,即便事实确凿,也最多送她一声悠长的口哨。卿本佳人,我非财子,虽然同样都是囊中羞涩,但对于我这样一个诺贝尔长期缺钱奖的得主来说,只能雄赳赳地捋起膀子,和孔方兄掰手腕,豪气干财不干云,倒也活得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生活总要继续,没钱就不过日子啦?俗话说得好,与天斗其乐无穷,与钱斗其乐无穷。

我天生财运不佳,至今仍然肩负着当年做生意时欠下的债务。记得上鲁豫的节目时,她还问过我,人家做生意赚钱,你怎么就赔了,是不是平时对财神爷不虔诚?天可怜见,别人向父母、老天赌咒发誓,我发誓经常都是以财神的名义,并且频频伴有刷卡的动作。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宁愿变成观音座下的善财童子,也不受这份没钱的鸟气。

有一天,我梦见自己的钱花光了,醒来一看,口袋真的空空如也。当男人的口不要脸还干净的时候,一定不急于洗脸,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变得脸厚。所以当女友施展轻功绝尘而去的时候,我只是小规模安慰自己,我们在观点上产生了一点小分歧:她希望我把粪土变黄金,我希望她视黄金如粪土。那个飘着粪味的夏天,我开始拼命接专栏写稿子,平时的娱乐活动就以躺着的方式节省粮食和体力。

跟孔方兄掰手腕很有技术含量。我在实战中练就了凌波微步神功:大手脚花钱,小碎步买单。天哪,我的无耻居然天赋异秉。吾友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中说,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所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这跟雅普人把谁也搬不走的6600块大石头当作货币一样,令我突然血脉贯通,内力陡增,一翻手腕把孔方兄压下。得意忘形之余,我真想大叫一声:老夫饿了,快帮我准备些童男童女,泡一杯生活,来两碟爱情。

都市放牛:现居南京。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文字俏皮犀利。

陈冲的味道

陈冲跟“金马奖”特别有缘分。2007年底,凭《意》获得第44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是她在金马奖获得的一堆奖项中最近的一个。看到她拿着影后奖杯在台上说感谢先生和女儿们,感谢家人能让她外出拍片,从事她喜欢的职业,感觉特别温馨。我发现,这么多年来,自己对这个女人的好感一直没有延续着,从没有中断过。

说来奇怪,当过导演的陈冲并不给人一种野心扩张的感觉,我觉得她只是想表达,只是,最适合她的表达途径还是表演。要说作为演员的陈冲,我觉得她是那种在表演上和作品水准上不太稳定的演员。就她那些不太成功的作品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本色演员。

感觉上,陈冲是晚熟的女人,虽然她在小姑娘时期就拥有一种突出的性感,但这种性感是她不自知的,因而更加动人。到了《红玫瑰白玫瑰》时期的娇蕊,她拥有的女性气质酝酿到了一种最佳状态,这个时候的她一举手一投足都风韵十足,悲伤、茫然、诗情盎然;这样的女人,加上浪漫情怀和个性中一些幼稚一些任性以及一



如果这都能算爱

有一个老笑话,说的是某人偶得鹦鹉一只,这鹦鹉天赋异禀,心灵嘴巧,此人对它爱若珍宝,不舍昼夜加以训练——三年后,这鹦鹉已是巧舌如簧能说会道;七年后,这鹦鹉更是文思泉涌口才过人;十年后,这鹦鹉在熟练掌握上海话、广东话之余,还能唱上几支昆曲。主人觉得大功告成,将这鸟恭恭敬敬地送到某位高官的府上,高官一见也很喜欢,就留下了。过了几天,鹦鹉的主人登门去问:您觉得这鹦鹉怎样?高官笑答:果然是好!汤很鲜,肉也嫩!

把这样一只神物炖了汤,当然令人发指,但如果说这位高官大人不爱这鹦鹉,却也有失公允,否则人家也不会交口称赞——那主人爱鸟,这大人也爱鸟,只不过爱的方式不同。就好比说,焚琴煮鹤的,很有可能比那梅妻